

T 3205/5330.8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41

8

衆論洶洶事遂寢是年秋黃岡李君裕命漢來
他務未遑首毅然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州賦茂六
萬石佐縣官費而民不有田又安所從賦也專急
矣議築舍無成守土者其謂何脫不幸有他請以
身任之卽日駕小舸涉海上周覽而咨度焉至丁
溪之東由姚家口迄蔣家壩里四十測之水可五
尺由蔣家壩迄馮家堰里方十測之水可三尺則
嘆曰此非入海故道乎而何云創始也由壩而下
五里許曰爲龍開港其勢漸下其望彌遠測之不
下百數十里而民竈田在范堤內遠不相涉則又

合
裕
命
漢
來

卷之八
三
嘆曰此豈海潮所能至乎而胡虞澁淡交以侵也
誠自前五十里濬而深之卽煮海者得不負戴而
舟也其利豈在民後哉且若能不田而食耶港而
下不越一線之河止矣非有汪洋開拓之勢又安
能受餘皇使浮海而入乎卽入矣四野水也掠之
何從今而知所以筴矣無已則下流施品楛以杜
舟楫之往來而馮壩以上建石閘司啓閉使蓄水
者遇四尺而泄則慮且萬全儻亦紀人之計哉於
是詢之民民莫不曰善詢之竈則竈又莫不曰善
夫役興于創爲者則人情駭事艱于兼利者則人

情貳今濬河也非開池也爲民也亦爲竈也奈何
勘議者不察而徒曰海口海口使不逞者藉以駭
貳人也歸而具其事於牘媿媿數百言辨析甚剴
切上之按御史按御史色且動謂將親按部則以
三月發廣陵道府及運司而下皆從至則凡所議
建置具如李君指而亞卿兼中丞衡水傅公希摯
來漕撫公故備兵海防居吳陵久且目擊已已之
災者也曰嗚呼是惟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於
是會疏以丁溪白駒工並列以請而具李君文於
奏中不遺一言及下大司空議而大司空覆議所

建置亦具如李君指詔曰可其下之守若令於是兩郡邑畫地而治之經始於今皇帝之十一年秋七月凡三閱月而竣濬四尺者丈七千二百有奇濬三尺者丈二千七百有奇夫應募者三千有奇食若金六十一百有奇石間一品椿四食若金二百五十有奇皆取給一兩贖鍰及倉糧之備賑者而白駒工在興化亦同時報成事矣蓋水自是以海爲壑而阡陌溝洫井井也報聞賞賚各有差時不佞芳備員蘭省爲桑梓有生色焉無何貢生曹君文魁至函學博蔡君可遠陳君軫季君學程書

列庠弟子李呈華周嘉魚等州父老時茂夏華等數十百人名拜而請曰惟是州田不耕藉者十二年所矣歲癸未而歛十之三歲甲申而歛十之七今乙酉而播穀者盡畦也其皆李侯之貺乎與造物者均矣子其一言以志永永余謝不敏蓋嘗考覽載籍凡有民竈者能修陂渠之政則一書再書不厭其煩此無他民食所天誠重之也曾文定守齊州爲石門以宣泄西北湖水民數世賴之史起之治鄴也驅遠水害至有瀉鹵生稻梁之謠用能光昭史冊迄今稱焉不腆丁溪之役天子仁聖不

遐遺萬里俞中丞御史兩臺言籍第令李君怵於
 齟御史而不能明析于開與濬之議權酌於利與
 害之辨以身任之也則邦人之昏墊者靡所底止
 矣乃能力排浮議迄躋平康用垂一郡之利以方
 二君子事得專操之以利民者蓋又有難矣哉抑
 猶有說焉事固難其始之成而尤憂其終之壞卽
 正德己卯去今六十年未甚遠也治水者用故事
 而修舉之猶然茲多口繼自今歲改時移屬有讒
 人交亂其間則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
 乎余故特爲詳其事使後之治水者有所考也無

難興也無避口也而系之以銘銘曰

淮南之墟 衆水所趨 其勢回旋 滙而爲湖

轉漕於資 通彼貢賦 崇隄葺之 毋俾東赴

孰列之東 州郡四豐 千里環帶 派分其瀧

曰維吳陵 丁溪蹇阜 龍開宣洩 海以爲注

已已洪水 瀾漫淙沖 堤隨而圯 有如山崩

天子曰咨 下民其憫 爰命冬師 來疏其梗

冬師有言 沙積爾原 水不減焉 堤胡爾垣

乃闢其門 石欄星布 逝者潺湲 不舍晝夜

况茲海津 越歲久湮 百川來奔 盈滿民町

膏腴沮洳 十年不鋤 徒日號呼 土毛何穉

控於臺使 黎元烝烝 訛言倏興 憂心忡忡

李侯仁人 不畏強禦 力抗讒氛 昌言排瘡

剪其荆藜 波其陸塵 來自湖濱 入於海泯

阡陌謐寧 平如其几 禾黍有美 以耘以耔

頻歲遭害 比年屢登 拊已而思 曰誰之功

功在不刊 非文莫紀 詳而敘之 敢告惇史

劉白川公生祠碑記

徐嵩 本州人

嘗聞懷謀國之忠者建英偉之勛有為民之實者
垂悠久之業君子秉機握鈞以照臨一方孰不欲

全此四德以流光於無窮或上信未孚而非有為
之時或下澤未究而無可乘之勢求克濟難矣是
故止相時審勢以固其謀猷萬全之道也無何嘉
靖乙卯島夷犯順荼毒地方朝廷采羣議設海防
憲副以鎮之開府泰州丙辰丁巳賊至縱橫江淮
迄于泗上雖設帥增兵卒無能阻其奔突者戊午
崇陽白川劉公奉璽書以來適水旱相仍公私困
憊公曰司之設備倭也民不安則外患何禦銜以
憲昭風紀也法不振則奸宄何懲於是蠲不急之
務罷無名之征與民休息阜財興利之政次第舉

行惟貪暴干度者罰無赦一時流移漸復民獲稍
蘇間歷海上修城堡謹烽埃塞要害選將練兵爲
戰守計是歲倭不敢犯預與中丞李公議奏調邊
兵二枝令叅將領之以便策應己未春汛報公從
容畫守備之策定應援之規革軍餉大戶減召募
義勇申嚴保甲劑量經費雖干戈倥偬之際撫摩
小民如保赤子而士民亦依然如愛戴父母也
五月倭果百艘並進狼山主帥不支次第登岸沿
江焚劫先自楊樹港入者會合周壯港之賊越通
州而西公曰事急矣使賊過如臯維揚震驚前事

可鑒也兵法發制人卽麾下率並遊擊丘公疾
馳白蒲會諸軍以待賊遠來利於速戰公堅壁不
出候其稍怠乃擐甲誓衆直攻賊營遊擊騎兵分
兩翼衝之順風縱火自辰至午數十戰皆捷斬金
盔乘轎酋首一人賊遂潰亂由富安東掠公與丘
公統水陸之師追襲至姚家蕩幾盡賊欲分我兵
力先後繼進自料角嘴入者出丁堰公殲之於曹
家堡潘莊自青墩港入者出西亭公殲之於小麥
港新河口白蒲餘孽徑趨廟灣公合中丞師破之
先是三沙有賊千餘焚劫江南官軍失利假舟潛

秦州志 卷之八
五
渡寇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於茄花墩江北之賊悉平是役也斬首級二千有奇捷聞超拜憲使將大用也於是泰之士夫顧玘等鄉進士唐洪度等國子生盧炳等義勇官吉賢等耆民蔣圻等商人陳時等僉謀曰往者倭奴猖獗虔劉我人民蕩焚我資產倉皇遷徙肝腦塗地今行旅安于途商賈安于市士民安于居公之賜也願祠而祀之各蠲資卜吉地於城中務平坊街秦州知州陳言等欣茲義舉出俸以助封君凌可楚府引禮舍人沈良士相度規制鳩材勸

工陰陽學典術劉昆專督焉外爲大門知州陳書扁日報德內北向爲中門東隅爲碑亭南向爲儀門次生榮堂次正寢塑像在焉廊廡庖園旣固且安費不出於官役不勞乎民經始於己未之冬庚申春告成儒學學正樊城訓導周濂周希朱簡籍弟子員旨儀劉岩等謁予請言紀其事夫天下有是非之公人心有真切之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感應神也白川公爲天子憲臣不有其躬提一旅抗方張之寇親冒矢石跋涉險阻蒙犯霜露凡四閱月矣謀國爲民之心剛毅果敢之氣真

足以貫金石而格鬼神使當時萌一毫自顧之私
覩旌旗而色變聆金鼓而膽落不若是烈也祭法
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諸君不戒
以孚成此盛舉亦秉彝好德之良也昔召伯布政
南國役人愛甘棠而勿伐羊祜樹勲襄西行者望
峴山而興思巴郡之祀王堂荊州之祀呂諲理在
人心古今一而已矣或曰公春秋鼎盛宦業日新
行將出將入相豐功偉績銘太常圖麟閣固其所
也何棲棲於是耶衆曰不然人之仰名山勝槩者
必曰恒嶽太華而山之在天下未必皆恒嶽太華

也峙於一鄉者一鄉之望峙於一國者一國之望
而仰止之心同矣公仕於茲吾人奔走服役覩綉
裳章甫以慰鴻飛遵渚之懷矣異時鳴騶入朝仰
瞻遺像而繫無涯之思亦泰之恒嶽太華也公何
與哉予曰然并記之姓名不能具載者列於碑陰

海安鎮劉公生祠碑記

蔣應奎

兵部右侍郎

海夷入寇必垂涎淮揚鳳泗之區而屬鍵關於通
泰已未歲寇入自利河與謀叟踵若風雨然比官
兵集僅能扼諸白蒲然通川之險與賊共之不足
恃矣人情洶洶獨倚開府克齋李公海防白川劉

公以爲命時二公者駐師重地實負隱憂每筭籌畫策獨危如臯海安二衝要以其南逼黃橋西瞰瓜儀姜堰可以越泰而窺維揚戎馬必爭之地匪直魚肉是慮據吭舍二衝其無由論定乃我自翁請李克翁內駐泰爲聲援而躬環甲冑據如臯城復陳兵海安爲犄角勢人罔測其所以寇種有黠者亦頗能窺端倪謀分一支綴如臯一支竊出海安而西一支竊出海安而北終是天夷禍陰誘賊衷不令深解我翁之秘而竟墮玄穀中計其窮日之力百里趨利以至曹堡方疲勞思息而翁伏

兵四起是時賊先潰於如臯然樹綴作疑之兵不以敗爲意而注想者出奇以西風聲鶴唳方在恐懼而翁之節鉞忽出諸曹堡伏兵之中不容不心瞻碎裂角崩稽首而偷生不暇翁收一戰之功論諸將曰勿謂賊非計彼若得泰州則如臯海安在彼囊中所謂爭一得三不虞曹堡有我伏兵耳今海安既有形兵賊必不敢東此去新洲未遠試解南圖令其走江上入絕地果悉如算盡殲之未幾復從李公檄北出廟灣姚蕩諸倭遂至大定散遣徒衆歸農八月復有三沙之役賊勢愈甚諸當事

者神色俱變公淬礪諸將佐兵貴精而不貴多吾
藉屢勝之威而叅之以智計得算爲尤多况如臯
海安曹堡新洲之烈在耳也彼敢正視乎哉此固
翁之智勇自得而非人謀所能及者也賊果不敢
西犯潛自拼茶趨富安安豐以遁計是時賊謂翁
併力守海安如臯則北路必虛兼丘叅戎窩團不
利勢遂猖獗不虞翁率奇兵由間道先據劉莊以
下諸險以逸待勞卒之魚網兔羅觸處皆谷醜
竟無一主還者矣利河得謀時我維揚鳳泗之民
日夜東顧之憂惟恐其得通秦之險而越之也翁

自止白蒲之戰與賊同險遂爲如臯海安負隱憂
然如臯之民有城可依而翁復躬之賴以無恐也
海安野處距翁四十里復有陳兵惡能盡識其所
以而不虞其爲戰場哉乃翁之神謀秘計海安以
形守而曹堡以實戰夷虜膽裂之後遂指海安之
旌旗爲雷霆以故後數起或見之而不敢犯或聞
之而止不敢近室廬未報父母妻孥盡獲金湯之
安而翁之情猶未已也寇去復命樊學正築海安
城與如臯之民同一無畏已然則生祠以報翁于
今豈非人心之所共欲也哉雖然海安今以我翁

得爲重地豈止感海安之民而已哉門戶旣扁堂
與皆靜維揚鳳泗得安枕而臥者盡翁之賜也是
舉也海安官耆屈直徐鶚等合糾有衆擇鎮北鳳
山之墟而樹祠以報公功畢之日庠生屈鴻漸徐
擘請文以記予處廣陵追剝床之災獲胥宇之慶
將後世以逮子孫咸與海安之民同一感也不揣
僭續諸野史云

姚代巡開海口碑記

本州人
都御史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白邵伯迄
寶應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

亘數百里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泰數十
萬糧田與室廬咸在內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
串場達海道相絡也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
出之門哉是今之所謂海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
阻卽通如白駒厓厓一線若丁溪陵阜矣是以沿
隄減閘與伏秋靈潦諸水橫灌州縣之間匯爲巨
浸興泰尤甚蓋興泰地形窪下環視四方若釜底
然十三年來所謂良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
何望有秋遊竇下而納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
泣未聞有司舉海口故告當津者夫自黃淮兩河

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閘以減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川潘公謂宜建閘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興鹽難受欲勉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至海口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僉工旋議罷由此言之海口與減閘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蓄中央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泰爲壑讀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

全河旣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固有待焉耳公攬轡至泰時漕院任公並至語及此惻然傷之遂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必一朝去巳斯稱快哉旣以民竈詢謀未同乃會撫院凌公及漕院任公徧搜沿場諸河應濬應隄苟可減水先圖一筴而兩海口則俟利便再請然苦水之民蒿目陳乞以望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矣卽畎畝盈溢稍稍公受其十三而停畜中央者尙宛如昨公於是懼然

秦州志 卷之八
謀諸海道曰理身者鬯其腸胃能不利其咽喉居室者繕其寢堂能無關其門戶導黃淮旁入之水而海口不開則環隄三十六閘之所分流于下滔滔然不舍晝夜者安受耶安歸耶矧各地方伏秋霖潦更無算也古今稱治水者莫如禹禹嘗十有三年於外蹈橈乘櫓排中國之水使有所歸則亦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日以四海爲壑如公所謂以高寶興泰爲壑非計矣復與繼至撫院傅公鹺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始異者闢之終同者採之一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上報可公

奉命方鳩工庀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受公指閔兩海口濬工支河建閘置椿以畜以洩一如議越四月工竣以成功告之天子因語泰守李興化尹凌徵予言爲公勒石子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而讀之仰見經世鴻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破海潮倒灌運河銷涸之說破鹽徒興販與倭夷出沒之說無非謂兩海口之必當開萬有所利一無所妨蓋確然不易者至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竈昏墊之苦終無蘇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人臣體國爲民

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且以直指使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地形詢方言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觀泰輿及諸場沮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者旅者懽然就業罔不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東海上矣公殆庶幾哉體國爲民之義殫乎于溺中人也嘗曰人臣建衆與之功易而獨斷者難成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豎勤始之功易而怠終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出勘覆停止之後

舉於大工竣事既久公不謂難竟成之易豈不偉然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公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中肯綮足以雪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言已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弘多若治室合龍口通溝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十萬生靈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調停本之一誠要期于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揚仁風足稱立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貞珉章示庶烈用垂永久

子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舒公之請爲之記公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人

舒海道開海口碑記

今皇上御極之七年黃淮潰決沙停河塞妨漕長淮南北水行由陸漸漬疆宇妨民臺臣以狀聞聖天子乃眷南顧簡今大司寇印川潘公經畧之越三載底有成績然高寶興泰受湖隄減開與伏秋霖霖諸水停蓄未有所歸而四州縣生民猶魚也

儒因手大王錄三復之見主上之所咨謀與大臣

之所登對往往以國計民艱並舉互言蓋兩重之矣漕利而民病有司不以報聞卽報聞亦規規蠲免賑貸莫知長計所出嗟嗟彼昏墊者將待命於天乎蓋高寶興泰居五湖下流水國也注水用河不深則蓄淺而無所容束水用隄不高則障徹而橫潰四溢然海口不濬則宣洩未有路而分流者無所爲壑也三工俱要害而兩海口其襟喉乎不然河堤二工胥糜無益是地方至計所宜亟講者顧淮揚當南北孔道所轄院使與宦遊人臨蒞茲土日月無虛東距海南橫江山寇島出沒無時

莫可禁戢先時兵備公稍得治兵禮使郵車勿失於江介桴鼓不鳴於海壖足矣至四海沮洳廢耕失業民間嗟嘆愁苦不獨耳目不及抑且時日不給蓋其勢使然哉公被淮揚兵備命初入境卽愴然興懷乃先敕五兵振刷營中諸弊百廢具舉已指水患謀之按院姚公將以援四州縣於溺中而登之平陸因得其所移一尺檄多方咨之當是時竈與民二心也執異說百口撓之公勿聽持之愈堅復念人情謀始之難勿迫之使敗也姑以一東隄六支河先請撫院凌公按院任公與姚公會題

而兩海口則紆徐待便旣乃危言激論條別其有利無害者復請之後至撫院傅公按院孫公與姚公會題夫傷之至斯計之周蓄謀旣深斯發謀益果於戲公之所以迴腸嘔心圖此艱大萬分費力視挽巨航衝逆流而上之也難且百倍焉夫人臣矢心矢力興利一方隨所願欲易如發蒙何施不可獨恠乎左有所繫右有所牽成謂喜功不成召怨於此周旋其間卒令合謀民竈兩利良工心獨苦已且二工終始一經一畫罔不受成公算而其破羣疑諸解說具姚院疏中大抵不外公指非所

謂燭照而數計哉故前工寶應串場兩河瓦店秦
山兩閘劉家堡射洋湖則議挑濬凡爲注水計高
興東隄計百二十里內決二十七口減水四座則
議築塞凡爲束水計檄知州邵夢弼李裕知縣凌
登瀛韓介楊瑞魯錦分理之後工丁溪姚家口止
馮家壩則議修復建閘二白駒牛灣河止馮家橋
則議疏導建閘一而海溝車輅兩河舊址則議挑
濬深廣遠接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檄李裕凌登
瀛專理之其工費則議取諸備賑備儲銀粟罔以
斂民夫役則辦諸召募無以勞民乃公則恪勤祇

事往來畚鍤間躬拮据行勸懲致如期役畢四州
縣數十萬生靈昏墊旣去懽然樂生人皆曰茂哉
五院功也予曰茂哉舒公功也五院功在地方公
功在五院謂五院之功爲公之功豈不可哉知州
李裕知縣凌登瀛來問計以彰鉅美予曰天地無
爲風日雨雷宣力而成化也是故暄之鼓之潤之
動之贊兩儀阜萬物蓋至萬物成神用章矣然則
風日雷雨之於天地有功哉予觀公翊贊五院殆
造化之風日雷雨也行不爽令至亡後期使跂足
延頸苦水望援之民一無所憾是宜荷生成者戴

同天地荷併幪者感並五公假令公當時亢激則謀敗事債瞻顧則氣沮事罷舉前功弁髦之安在其謂事無遺策聲施後世哉故今滙海間觀巍然長虹延袤百里曰是舒公隄也坐安流上下載重浮輕曰是舒公河也跨巖崑石塹宣滯導淫曰是舒公海口也計自今以迄百年敝壞則修皆自公始將與捍海范隄名垂永世夫公舉事凡十慮無一失所至成功公何以獲此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焉何也所操者熟也公攄素所蓄積修廢舉墜殆提忘歸於厝注之間且萬發

精神命脉盡注於百萬生靈思公之德政一真矢日六載焦心目無全牛矧有餘刃公非錢穀兵馬簿書刑名之學也而錢穀兵馬簿書刑名之事行之無敢隱匿無敢侵占無敢冗蠹無敢冒濫公嘗私謂不佞曰某無所效止爲該州罷撤兵之增餉革溢額之侵徵例得歲免銀兩七千有奇爲可卽安而逐強璫驛騷之毒杜越江提問之關自覺爲所難者然公除奸剔弊已自任怨任勞刻骨刻心無毫假貸矣自公爲政宰多賢良兵罕惰窳市絕吏胥之索野無萑葦之驚妖冶靚飾逢掖蹈槩固

是我公磨礪時湔洗殆盡耳我公興學校禮賢儒
月會諸士子於安定祠中闡發先天大明宗趣諸
凡作用具是止修自謂生平心事事事可言言言
可錄如彙刻諸稿問諸衾影可也公錢穀兵馬簿
書刑名之學也歟哉方今命下閱月猶目拮据動
卽蠲贖緩至支費不貲而餘緩乃貯庫以克軍餉
如濬學舍之濠水而繚以長垣置羣公之祭地而
垂以會費此亦足以思公矣而里中人曰未也故
宦有奠贈矣寒峻有賑卹矣義節有優獎矣掩骼
有塚澤及枯骨矣公所少者臨戎血戰之勞紀績

而萬中之矣比於由基彼尙未知張弓執矢哉予
故次第其說鐫之貞珉俾後來知所考也公名大
猷號錫崖通城人

熊兵憲去思碑記

劉弘宇

本州人戶部郎中

嘉靖乙卯年倭夷內訌猖獗江淮肅皇帝特簡防
海兵憲白川劉公奉璽書節鎮是時倭夷運艘颶
風間直薄我吳陵城公大創畫獮滅之封其骨爲
京觀因是里中肖像建祠祀公其繼白川公者亦
有名臣其繼尸祝者無白川公也我思城熊公飭
兵茲土席安蓋久何嘖嘖復建公祠夫祠議已游

歲乃公以見任令毋干禁典璽卿之召里中齋金
購祠地戒勿以聞及公竣事而行士民號泣而隨
而未有已也於是遂經紀祠事以去思移不佞碑
勒之不佞謂我公已有口碑矣口有碑碑亦有口
惟蔡中郎爲郭有道作碑文乃無慙色公今之有
道也請以付諸伐石而薦紳而將吏與夫宮牆佩
教者畎畝服耕者闐闐樂業者舟車出途者無不
稽首各志所思是固不勝思者雖然以止修思公
之學以清正思公之品以一意擔當不阿不阻思
公之勁氣以綜事精甚噓分畛埒思公之長才以

凱旋之碣而辛亥秋倭夷哈蘭金等犯我四港口
恃公節制得以死戮生擒朝廷爲下恩賞賜勞固
知我公甲兵百萬自足掃蕩妖氛以方劉公真可
謂文武兼馳後先相映者顧劉公定戎馬於倥偬
我公密紀綱於整頓其經濟又倍蓰過之公行矣
有公之祠在又有公之移抄在固不得計管轄之
寬嚴謂奉行之難易矣公名尙文字益中號思城
江西豐城人以乙酉解元登乙未進士汝中明刑
歷刑禮二部尋督八閩學政轉維揚兵憲今內召
爲尙寶寺卿

奏改曆疏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奏爲正曆元以定歲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爲歲虧盈之互易爲月晝夜之還轉爲日經緯之錯列爲星辰步算之周審爲曆數而王者天之子也曆數在躬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曆之明否而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夫曆之

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六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而

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十
一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
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
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
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黃道考之勝國
至元辛巳改曆天止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
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
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
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
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

以欽天道而授民時爲重准臣暫住朝叅督率曾
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
業善於書筭者及今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辰昏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
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
朔弦望日纏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纏
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
所差備錄上之乞敕該部延訪四方之人能知曆
理之楊雄善立差法之邵雍沉潛智巧之許衡郭
守敬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方今天下涵

沐聖化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驅使也

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月初九日

華湘家居十餘年潛神玄奧於三才無所不通而尤精於曆嘗謂學者讀尙書曆傳之誤因作書傳曆解凡數千言其大要本諸蔡九峯以分母命分子之法自曆數言之如分度而所餘不滿度法如分日而所餘不滿日法以法命其不滿之實謂之以分母而命分子分母以執其虛分子以歸其實虛實得而日月分焉

漸差天度距二千已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也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愈數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於天則曆必差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爲明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應之仰惟陛下應天順人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

以定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以凡陋之
鯁生繆膺重任竊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
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於三
者無一類焉蚤夜憂惶罔知所措然於治曆之法
聞其槩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大初曆以
鍾律起者也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者也三曰
元授時曆以晷影起者也惟以晷影則就日體測
之毫忽微渺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
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
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陛下

陳蘭臺先生崇祀錄序

劉萬春

州人右叅政

自功名利祿之習熏灼於人心而世少撐天立地
之士多依傍門戶隨時局爲頽仰卒也奉其道德
節義一擲以殉之守道守官置不問矣神廟時我
郡有岡貳蘭臺陳公者起家制科事業人品爲海
內第一立朝矜砥氣節不肯舍所學以從人其官
祠部時以銓郎侵職掌上書劾奏出爲郡丞皇祖
嘗其忠尋擢爲學憲數遷爲清卿亡何再以臺諫
侵職掌上書劾奏請假歸皇祖嘗其忠後仍起
爲太僕而公不及待賜環以歿歐陽文忠公嘗謂

范文正爲政所至民皆立祠畫像則不待公之歿與後世其生固已神明之矣聞金華暨龍泉皆秩祀公名宦而泉邑有專祠踞濟川橋之上歲久水漲橋圯邑人相與飭新宮而遷之此余聞之泐紳耆度棠陰已數十年矣公能邀後福於歿世之人心乎公不侈慕講學之名不假竊道學之號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嘗視學兩湖則又嚴設條約身範物先令見者矻然泰山喬嶽生仰止之心其于蘇湖一脉不惟講說之亦旣允蹈之矣雖然公所爲迴瀾砥柱稱純德不

二心之臣者不在此也皇祖末年以來士風朝論大抵數年一變所繇畸重之權必趨之勢蓋亦可覩無論常情隨俗冶化卽黃髮壽考誰能不波爭思矜詡以附熱養交以收名巧宦於末路哉公學問沉毅世法澹然不走子公之竿牘於長安竟絕元凱之問遺於當路於品流則任其侈口春秋投足輕重而若弗聞於時局則任其菀枯異營東西分社而若弗聞曩舊撫建牙海陵時方以衡氣傾動宇內卽願奉壇坫延聲譽者何限而公方休沐里居然乃抗意獨行調與時背不顧也繇前眎之

或謂公爲拙宦至今而公之識力卓矣今上乙丑
距公卽世已十有六年年久論定爰有于社之役
而愚謂是舉不足以重公也在宋豫章延平兩先
生當日不聞祠於瞽宗迨綿邈幾千年而我明議
入祀典龍泉令亦已往矣而邑人猶思爲庚桑畏
壘之所尸祝豈肯加虔蓋三先生之所以自信一
心以信天下後世者不期然而然類如此此心此
理之同亦如此余智何足以知先生惟是按譜所
敝似未窺其一種本領學問恐先生之面目反晦
因一一拈出之以志生平嚮往云

刻凌海樓先生舊業堂稿序

劉萬春

州人右叅政

世廟時天子以威靈在御一時交戟之臣多以言
得臯重則誅死輕亦杖謫士氣鬱結者若而年尋
用嗣皇登極恩召還先朝遺直責翹車之使醒滄
江之夢士氣鬱結者稍以伸我郡凌海樓先生其
最著者也先生以一遑灑然之氣冠惠文事嚴主
權貴不畏雷霆不避竟以斥乘輿批逆鱗幾濱九
死以俟河清迨再立朝端剛心敵識毅于棟柱天
下方想望丰采希先生大用而柄臣尼之閭闔九
重幽蔀難以盡通此亦古今之至鬱也先生歸則

避居西墅絕不齒公府事而宅心忠厚然必發之
正直爲鄉閭所倚重有大臣風節尤好延攬士人
相與揚扆風雅故吟詠甚富今讀其集中諸詩或
以婉約或以鉅麗或以勁直或以宕蕩凡盛唐諸
法靡不兼之昔人評二謝詩獨謂池塘澄江之句
匪復學問中來蓋其妙處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
鼻無聖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安施非所謂天機
駿逸絕不落人世蹊逕者歟蘇文忠公有言天下
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夫古今才人其虎變猷擾
龍見鳥瀾蓋亦不可量數矣若其補天浴日旋乾

轉坤皆氣爲之士而無氣如曹蜎李志氣息厭厭
直無當於此數耳詩文小技實覘大用吾於先生
亦云會冲上纘服俯採廷臣議將肇舉易名之典
吾郡例有請謚一揭僉授簡以屬不佞不佞亟引
先生大義以質之而名額有制吾州自心齋東城
兩君子而外不能鼎峙而三無從表章先生也及
再出一揭則先生巋然首列而被以忠肝蓋世之
一言以聽司金匱石室者採焉乃說者以先生歿
世久尙未易名與祠鄉爲憾嗚呼先朝有媚權希
寵顯榮畢世之大臣而獨以身後謚法爲憂至得

文正一語遂伏牀頓首以謝亦有變法亂國懇不容于名教而覬覦配享欲割孔林片席以血食若敖氏之餒魂此夫欲蓋而彌章與於頑鈍之甚者也是惡足為先生憾乎適聞公孫將刻其遺詩合諫草問世圖所以不朽先生者余素私淑先生而猶恨此舉之需至今日也遂削數語附書郵歸以趣成之

淮海繹思碑記

陳應芳 州人太僕寺少卿

撫臺旭山李公疏切時政奉職補袞懇懇有古人風乃竟以齒馬批鱗一朝解印綬去淮海驚惋猶

失怙恃保留攀臥無繇也奏疏為遠邇所傳誦紙貴洛中高名獵獵起光燁汗竹靡有垠鏗云此公初奉敕以巡撫督軍務控扼鯨海之衝建牙肩鉅實當海陵顧茲沮洳瀉鹵之區往往以仰承節鉞祗奉寵靈是懇乃旭山公高世真儒丕天鴻造休休焉不自有其威尊而精神注嚮特加意於窮簷蔀屋旌旌所如一方之官師人士舉手加額懽然舞蹈若獲更生彈壓所屆軫恤寓焉自奉甚薄而厚下甚殷念切痼瘼迥出常情之表而凡一切供億應酬賞賚顧募之需悉捐俸是資毫不動支乎

有司以至本州乘城守望之邏役咸以兵勇番戍之其它應募夫役虛冒旣廩者悉與裁之而閭井晏如舊有公署湫隘四郡僉謀另營爽塏公恐煩民僅推廣堂樓數楹而止旋繕營房百餘間一一取俸金給之而糜費所節已不下萬餘金矣深惟軍興餽餉皆浚民膏血爲之自拊循茲土以來標下額賦悉留貯公帑待用將來以甦多方民力之重困焉尤念一方凋劫力爲題請改折比命初下卽預榜之通衢土宣德意下達幽潛而欺罔者靡所逞里逋役夫濬川本州鞅掌之民疲于奔命特

爲蠲免闔郡陰受其賜諸凡法禁刊布昭示洞悉弊竇一洗骯髒而反正之鑿鑿焉可爲百世師公非湯沐吾鄉千載一人哉郡弟子員厚藉陶冶掄才角藝悉蒙親較親閱茂獎隆施動逾百金瀕行沐遺愛尤爲優渥維時郡守張君驥暨諸文學紹介庠生韓子守仁李子逢春等走牘郵筒托不佞爲之記不佞猥以通家年誼叨庇粉榆於士民之所口碑而頂祝也者無兩心焉詎以無文辭哉因載筆記之李公名誌字廷新別號旭山起家萬曆甲戌進士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人乃作銘其辭曰

淮流泱泱海波不揚節鎮蒞止山川有光奔走下
吏慶藉包荒青青衿佩桃李門墻烝烝蒼赤祠祝
庚桑外寧內憂計安封疆忠肝義膽敷陳奏章不
愧所學肯負吾皇伉直蜚聲價重岩廊公論旋定
金馬玉堂賜環不日清朝棟梁緬惟桑梓依依幕
府濺澤醲恩仁人利溥驪駒載道鴻冥鳳舉代言
片石譽馳千古

重建尊經閣記

錢受益仁和人左贊善

維揚鎖鑰南北屏障江淮轉粟運饑財賦半天下
而兵備使者則駐節泰州督學御史試士維揚則

開館泰州文事武備咸萃于海陵一區他州邑皆
象指焉泰雖名爲州實儼然一鉅鎮也昊天不弔
于西土饑饉洊作蚩蚩者氓不忍須臾母死以觀
太平潢池之警浸及于鳳泗距廣陵不數舍而近
旦夕窺廣陵阻運道卽天下中斷禍不可勝言余
師潛菴鄭先生備兵淮揚聞遽移駐于廣陵凡守
禦撫綏之計靡不嚴具賊望風遠遁縉紳大夫士
庶交口誦先生功德謂是役也豈繫吾揚受先生
之賜神京咽喉之呼吸九邊四方血脉之灌輸賴
先生以無憂梗滯先生功德亘在天下先生曰嘻

此抑其末也有本焉孟夫子言曰省刑罰薄稅歛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亦反其本焉爾矣於是勸力田復社
學飭類宮申孝悌重經術董率風厲科條備至秦
州儒學舊有尊經閣建自嘉靖丁亥越十一年始
克竣事而崇禎五年圯于水先生曰秦揚之巖鎮
士民之所走集耳目觀感之所馮依蒞茲土者將
正經以興民而學宮敷教之地尊經之閣闕焉其
何以訓乎廼捐俸若干命重建于故址知州事徐

侯克協于先生之心庀材鳩工不以煩公帑易閣
爲樓意取其樸而可久高三十六尺廣六十尺深
二十四尺凡五楹益以前軒如其楹數用緡錢一
十萬有奇荆始于崇禎八年十一月落成于九年
五月七閱月而畢工制倍于初費省于舊皆徐侯
與兩學博經營之力也先生命小子受益爲文記
其事受益拜手稽首言曰經人心之恒也士四民
之杓也觀于經而士心之邪正可知也觀于士而
民心之淳澆可知也觀于士與民而世運之治亂
可知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假年以學易因魯史

以作春秋開萬世文明之治嬴秦以焚書愚黔首
而天下大亂漢興百餘年何田孫期轅固韓嬰伏
生夏侯勝高堂二戴丁恭賈逵諸儒輩出經學始
尊是故有亂臣而鮮亂士魏晉隋唐以門第詩賦
一程雋士而天下數亂宋興百餘年周茂叔二程橫
渠紫陽元定康侯濂洛關閩之學繼起經學復尊
是故有亂夷而鮮亂民經之明晦與天下之治亂
相關詎不彰明較著矣哉國家尊尚經術跨軼漢
宋二百六十餘年以來經明行修安攘之業爛然
于竹帛而邇以未滅流寇未平文吏制禦失

職有亂夷有亂民而更有亂士議者遂疑六經爲
無用紛然思所以補救之夫六經之在人心廣大
悉備其用不可以一端竟也師貞丈人能以衆正
後之言兵者莫能尚焉唐虞之世猾夏寇賊
姦宄職在士師春秋尊周室攘多征伐會盟
之事周禮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大司樂
崇四術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魯頌淮夷攸服
自獻馘獻囚獻功以至弓矢車徒之盛皆推本于
克廣德心豈可謂文人無武而必于六經之外別
有崇尚也哉其母廼博士弟子實未能以經術經

世矜縫掖章甫而修短後纒胡使人謂古之文武
出于一今之文武出于二筋重筋輕固其積漸之
勢然也假令士占一經務見諸行事窮則修身明
道無淫辭詖行以惑世達則致主澤民無曲學違
道以邀榮治平則垂紳正笏銷患于不聞不見之
中蹇難則戮力匪躬勘亂于多凶多懼之日將見
羣黎徧德四海嚮風六經之用獨尊于天下而天
下可以久安長治而無亂余未暇遠有稱述卽以
秦之往事徵之韓忠獻以侍中鎮泰州勸農興學
民樂其豈弟厥後寒西賊之膽者忠獻也胡安定

立經義治專二齋倡明體適用之學禮部歲舉士
安定弟子居十四五餘人散在四方見者不問而
知爲胡公弟子今先生鎮泰州文經武緯無毫髮
愧于魏公而海陵多士寧獨遜胡公弟子乎尊經
閣之建先生若曰民饑寒而無良士飽煖而無教
此有位之憂旣飲食之又教誨之而經術不治民
無所矜式士之羞也爾多士勉旃先生名二陽鄆
陵人已未進士徐侯名日升長山人壬子解元以
循卓著聲卽其拮据于尊經蓋亦知本者矣學博
萬君名濯宜興人以舉人署教諭宋君名應斗富

順人

旌節贈言序

張瑞圖

晉江人大學士

劉中壘傳列女首母教次賢明次節義余以謂節義之母往往兼賢明饒母教則盧孺人其最卓者也盧孺人者今龍溪令徐君母也贈君見背時孺人年二十有五耳擗踊慟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分以身殉昏瞽中若有告者曰即死柰孤何蓋是時令君方二齡而次君尚在遺腹未離裏也孺人悟迺強起飲泣曰昔人稱立孤難未亡人忍死任其難者庶幾報地下乎令君稍長出就外傳入則

挾筴受課機杼間搯作呶唔作苦相弔也贈公家故壁立期功強近又皆貧儉莫能相急孺人食荼茹藜未嘗言困惟考驗令君經義解否學業勤靡文章敏鈍以為憂喜令君時讀倦少休孺人必諄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往矣謂若母能食而不能教耶語罷輒泣令君亦泣蓋孺人之蓬首冰心歷艱矢志四十年一日也令君業成稱名士然終以須時故孺人沒後之三年歲甲子而始舉鄉書又三年戊辰而始成進士則今上即位之元年也令君既成進士亟上疏彰母節天子嘉之與

旌表如令甲令君謁選得漳之龍溪則又以改元
覃恩贈所自生鸞簡龍章賁相及也漳之縉紳衿
韋父老子弟高孺人之行豔令君之邁相與歌詠
揄揚以備家乘而徵信史琅然成帙効之令君而
令君顧益悲不自勝曰母爲不孝食貧之日久無
論大者不能及母存而答其願雖尋常菽水或不
能共給以佐母歡而今奚逮也不佞則寄聲謂令
君若無過於邑爲也造物之私人也富貴福澤以
厚其生可耳至於篤人之名與節則不然必試之
窮愁拂亂艱難阻險終其身或無開口伸眉之日

其困彌甚故其節彌峻其名彌芳譬之草木凡卉
倏苑倏枯歲瘁歲榮至於松柏女貞之屬則飽之
以風霜厄之以犖确延之以歲年以堅其膚理深
其根蒂而後萬乘之器千歲之膏得以融結成就
道固然也且夫以君之才四十餘年抱璞泣玉無
以慰劬勞則誠遲也至於虎變之日當龍飛之會
甫釋褐而母旌甫綰符而母贈又何其響臻駢集
也四十年而危失者之爲痛深則一年中而滋至
者之爲恩殊孝思於死母者永則報禮於生君者
重然則艱子之遇合以厚孺人之名與節易孺人

之國恩以移子之孝為忠造物者於君母子晦顯
 遲速之際有微指矣又何過於邑為也蓋令君之
 為龍溪也歲稔不登為之哺乳瀕海多盜為之戶
 牖其為政鉏莠植苗兼雨露霜雪而用之傑然天
 下才也異日所樹當益駿受恩當益隆書之彤管
 播之通都頌說盧孺人以節義賢明而饒母教顯
 融昭明當益未艾龍溪士民特其嚆矢焉耳不佞
 於令君辱有一日之雅敬書之以當左契

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陸

游

字務觀宋寶章閣待制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
 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
 川之間自建炎後為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
 嘯狐嗥於藜莠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畧具爾未
 幾復有紹興辛巳禍前日之畧具者又踐蹂燔
 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涵養滋息
 且以國力興葺之迨今四十年而城郭屋邑尙未
 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

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麤建而大役多未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鐘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丙辰歲五月而樓成人咸異

之遂議佛殿殿之隳彌甚修需錢數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邪範曰不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公寧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挺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顏曰

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今天子昔在潛邸
賜前任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畧
與殿稱餘若方丈寢堂厨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
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
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
進其徒一馨歎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
入而其師別峯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
內外莫不粲然復興是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
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予作碑子旣盡
述其始末且爲之銘銘曰

海陵奧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爲提封於皇徽祖御
飛龍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
殿奉大雄瓊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
題藻井翔虛空丹碧髹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
鐘雷震鯨吼聲隆隆層閣闕奉龍鸞蹤榮光夜起
騰長虹徽祖聖德齊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
梵衆極嚴恭熙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
長佑農扈消兵烽
外史氏曰文以徵獻匪文胡徵一郡之高賢遺躅惠
政去思與夫前人建置之蹟菘文具在所由班班可

攷也余嘗按廣陵志紀往獻不啻詳顧於前乙丑科
遺李庶常氏里不載豈以子孫無陳乞者遂令文采
無足表見歟固陋孰甚焉宋元以降作者如林吾於
典而則美而可傳者取二三策焉他若封綽輝煌贈
言璀璨諸志間亦有收之者然頗類家乘於志之義
無取也

泰州志卷之八 終

泰州志卷之九

奏疏

請均泰州田糧轉聞疏

黎堯勳

樂至人本州知州

懇乞比例均攤田糧以蘇民困以安地方事嘉靖二

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本府帖文嘉靖二十二年

三月初三日該奉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

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 劄付前事准戶部咨

該本部題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於戶科抄出總

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

泰州志 卷之九
王 題稱據直隸揚州府泰州申准本州知州黎
堯勳關稱前任如臯縣知縣有該縣民人王有剛
等因田地坍江稅糧不均要行比照本府所屬興
化縣均田事例分處據告查勘是實節經 奏行
都察院轉行巡按衙門委官丈糧均派今有本州
鄉民里老李牧蘇遷等見得如臯原係州屬縣分
田地疆界相叅均糧各稱便益又見本州地方與
守禦千戶所軍十二鹽場竈戶雜處小民田地節
因凶荒盡被軍竈餌買爲業不行認糧又不當隨
田糧站亦有勢豪之家買田不行過割故貧者田

少糧多富者田多糧少每歲徵糧貧民杖扑卒至
逃竄棄下田地歲久荒蕪又被豪強侵占其逃戶
遺糧在里遞年包賠至累糧長破家代納及今大
造黃冊查得糧多里分戶口空虛蒙州遵照戶部
條約將鄰都子戶撥補格眼但思逃絕重糧流毒
未已若不處豁民困終不得蘇情願比照興化如
臯等縣均攤事例將槩州田地丈糧均攤永蘇貧
困等情各告到職隨行各都里遞通將各戶田地
自行順里丈量報數在官要行照田均糧人情頗
順再無他梗備由具申合于上司照詳蒙巡撫王

都御史批據申卽令查勘已徹民情樂於均攤軍
竈亦皆帖服且輕重損益惟民情土俗爲之使槩
州原額糧數不失又與大造黃冊事體無碍信如
所申知州厲精之政得民之心可槩見矣仰府查
照原申速行吳推官前去該府督同黎知州從實
覆查停當惟公惟明照高郵等州縣事例酌量均
平因地徵糧永爲定規行令軍竈一體照田納糧
隨糧出站事完造冊繳報又蒙巡按直隸監察高
御史批看得大造黃冊將及垂成均攤田糧實不
少緩仰揚州府管冊虞通判卽行會同該州知州

黎堯勲查筭槩州田糧總若干數拘集里老人等
臨田履畝仔細踏勘中間如糧多田少有糧無丁
量爲扣減如田多糧少及有田無糧量爲增加俱
照田糧派則均攤查照高郵如臯興化事例毋避
勢而縱豪惡之隱漏毋畏難而失政體之均平心
本不偏不倚事惟從公從長完日具由繳又蒙巡
按直隸監察胡御史批殷實田多而糧少甚或有
田而無糧貧民田少而糧多甚或無田而有糧此
係地方積弊仰該州掌印官遵奉戶部題 准事
例悉心查派仍不時單騎躬詣各鄉勘視以杜下

人朦蔽之弊務使民竈僉服貧困永蘇方副本院
責成之意事完繳報等因於本年八月內蒙本府
虞通判親詣本州會同卑職依蒙督率官耆里遞
人等又行覆勘明白將各戶田地備造魚鱗文冊
一百八十七本呈送到官拘集書筭關防磨筭查
照本州原額官民田地數目比照興化如臯等縣
事例均攤於內查出有田無糧人戶杜越王鏜馮
官音保等七十戶俱各陞科無田有糧人戶夏連
顧鎮等三百八十戶俱各除免田多糧少繆泮錢
深徐蘭等七百九十七戶俱各增派田少糧多高

福吳長兒等一千二百三十戶亦各照田減除其
該州無糧荒田共積出六千九十頃九十六畝九
分六釐俱從輕灑派共增糧五千五百六十二石
三斗八升八合一勺以補民竈逃絕重糧及有糧
無田之數已經分派停當造冊回報外其中減糧
貧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而增糧人戶自知田數
在官亦難變動但查得如臯縣均攤糧數已經造
入黃冊緣本州田糧重大自本年五月內丈踏送
官磨算均攤至九月內方完已過大造期限其均
過川糧未入黃冊恐日後官遷時異有等奸豪富

竈因種無糧田地安逸日久一旦認糧中懷顧慮不免妄生事端希圖減派又將嫁害貧民仍令包賠終非可久之計爲此關煩轉達撫按上司乞將本州均攤田糧先行具奏行令軍竈一體照田納糧隨糧出站仍將均過田數候下年造入黃冊庶事無更變貧民永蘇等因具申到臣案照先據該州申前事已經批行委官查勘明白比例均攤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看得該州所申均攤過前項田糧應增應減并積出糧石數目果有實效貧民不復包賠奸豪不得欺隱

人心稱便賦稅稱平深爲槩州便益但分處停當却直大造黃冊將完不能載入欲要先行具奏使軍民一體遵行不致日後更變待下年通併入冊永爲定規一節無非恤民均攤賦糧之意似應俯從伏候 命下戶部查照轉行臣等仍行該州將前項均攤田糧照數備造實徵文冊在官出給由票與各戶執照辦納稅糧隨糧出站待造冊之年一併造入中間敢有好豪詭計展轉仍圖減派捏詞告擾等項從重問治如此庶貧困之民免徵無田之稅奸豪之民難隱無糧之田矣

薦處士王良疏畧

爲開讀事據泰州知州任洧關稱得本州儒士王良學問淵源孝友純篤淮揚南北鮮見其儔不以科舉文字做出身階梯每以聖賢義理爲入道門戶杜門養素絕跡城闈淡然無仕進之心確乎有尙友之志縉紳傾仰遐邇聞名且狀貌魁梧春秋盛壯攄其所蘊大用有才誠滄海之遺珠聖世之高士也

又吳悌

爲舉逸民以昭聖治事臣始嘗聞人言東海之濱

泰州安豐場有士王良可當其選者然嘗竊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處士驚虛聲以欺世亦時有之故惟藏之中久矣臣近因奉命來巡兩淮乃得博詢於衆庶聞其早歲僅受讀孝經論語亦不甚解蓋非素業儒者比及三十時所讀書若或啓之從此一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于天下之士證疑于孔氏之書久之而所得日以遂焉其孝友忠信孚于鄉黨宗族而開導作人務盡其材四方之欲問業辨惑者羣至其門好學之志老而愈篤臣試覈其名實果亦符應然後就而訪

之見其人襟懷灑落儀度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雖因執喪哀毀氣體稍弱而議論亶亶曲中心精誠潛通使人有所感發蓋其學主於自得不落于言語文字之詮且少無觚翰之習長不踐聲利之場平生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工夫最直截簡易而行年六十造詣日深就其所至殆庶幾乎若玉之琢不復爲璞若金之鍊不復爲鑛視世之拘儒曲士顧非所可揆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弼獻章之流也斯可謂聖世逸民矣

易名崇祀疏

士王具百當其吳杏姓

與化人
御史

爲表章真儒乞議易名崇祀以明正學以光文治事嘗考周禮士之有道德者沒爲樂祖祭於瞽宗又古者士大夫死而易名以彰嫩行爰有謚典雖褒崇各異其於表章先哲翊揚風教均也而况闡明道術德在人心功垂萬世者謚與祀固可緩乎哉遡自孔孟下迨宋儒或稱千聖之真傳或名六經之羽翼有功斯道俱隆是典至於我朝太祖開帝統於中原列聖顯文謨於奕世淑氣所鍾名賢輩出如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等業採羣議各予美謚侑食孔廟崇儒重道於斯爲盛矣而臣

竊以爲未盡也其間名世間出真儒蔚起或以歷世尙淺偶因公論之未定亦有潛見殊遭苦於表章之無人雖洙泗一脉不乏繼統之賢而俎豆千秋容多未舉之典然不墜者道不晦者心合聖明御宇正大道中天之會而禮官議謚乃微顯闡幽之時所爲紹明聖統表章實學經正民興千載一日天蓋以開陛下也以臣聞見最真私淑有年世未遠而居甚近風猶在而澤未斬如故儒王良者臣謹據實爲陛下陳之良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良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

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於是出代親役入灑掃定省如古禮惟謹時武宗朝嬖倖佛神等索鷹犬於鹽場有司派諸竈丁有良父名良毅然代父往極言利害事遂寢久之謝役秉禮爲儒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良聞而造之往返問難悉其精微已而太息曰是良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駕蒲車北謁孔廟所至以道誨人留京師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良骨剛氣和性靈朗

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接引人無間僕隸雖貴顯悍戾聞言媿悟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釋機應響疾是時同講習者如山陰王畿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皆海內名儒從良學者甚衆而林春爲第一春亦泰州人以會試舉首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尊信師說終身不懈蓋良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大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所著語錄及樂學歌孝弟箴求仁方格物要旨歛鱗賦明哲保

身論皆洞察性理鼓吹聖統脫訓詁之筌蹄探孔孟之精奧總之良得力處透悟似九淵而不鄰於禪窮理似朱熹而不滯於迹先臣大學士趙貞吉稱其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蓋實錄也洪御史垣構室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表其學海濱學者尊之爲夫子迄今宇內士大夫皆稱之爲心齋先生良歿而其子王璧最知名獨得其傳世儒亦稱爲東崖先生璧博問精討溯流窮源生平嚴取子敦孝弟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表嘗與門人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有舞雩詠歸

之風海內名卿鉅公如李文定春芳凌中丞儒羅
叅政汝芳聘迎無虛日又如臣邑韓貞以村里陶
人一游其門卽成彬彬儒者今祀鄉賢有光邑乘
益見良之風教遠也皇祖朝議良從祀未果今公
論久而益定大道闇而日章臣愚竊謂布衣易名
從祀自胡居仁而下無有右於王良者臣因是而
知聖賢淑世之功大也在昔韋布主盟斯道刪述
之業與平成之勩共茂空言之垂與典謨之訓並
傳何哉蓋道之不行其患大而道之不明其患尤
大不行之患升沉猶在世運不明之患晦蝕遂在

人心世衰道微異學蠡起邪說橫議簧鼓世教其
敝流爲乾竺老莊而其禍慘於洪水猛獸所賴天
生聖賢提醒聾聵振覺世之金聲掃迷途之榛棘
倡明絕學昭於大道如夢者困而得覺醉者迷而
得醒良知格物之學真千聖之嫡派而儒者之正
宗也議者謂王守仁之功不在孟軻下臣亦謂良
之功不在守仁下蓋守仁之學得良而彰明於世
守仁各位顯赫事業彪炳世皆知之而良之功在
萬世之人心祇以隱處草澤表章無人未崇大典
臣生同里聞素得於聞見之真故敢據實敷陳庶

幾揚潛德之光翼文明之化云爾伏乞救下禮部
會集羣議如臣之言不謬將先儒王良議謚從祀
孔廟併將良所著語錄諸書編於性理大全之末
列在覺宮詔示後世他如議祀儒臣尙有臣黃晟
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皆緒接真傳有
功道統曩者廷議以祀典隆重姑俟論定若併議
褒崇尤昭公論於以明正學而光文治臣所爲天
以開陛下者豈非聖世第一美政哉

請謚名賢初揭

劉萬春

州人武選
司主事

爲合闡應謚名賢乞賜採擇以光大典以昭公道

事古者士大夫歿而易名以彰嫩行爰有謚典雖
褒崇各異其於表章真儒闡揚忠直風勵人心均
也職鄉淮海一隅名賢輩出或以一代大儒鼓吹
文治或以兩間正氣砥柱乾坤功業與文章並茂
實錄與清議齊芳而易名萬一掛漏此亦熙朝一
缺典也茲以職鄉諸賢之最著者與舉朝高賢碩
哲共評騰之一爲泰州王心齋先生名良先生少
未學問讀論語孝經忽悟聖賢可學以經徵悟以
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
也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先生說論語詫曰此絕

類王巡撫公之談學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賦二
詩爲贄上坐論學辯難屢日始師事焉先生接引
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悔謝
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雖村
里陶人一游其門卽成儒者彬彬如也所著有格
物要旨勉仁方樂學歌并語錄等書傳於世蓋前
哲稱先生之學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
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
法與越中並稱王先生辛丑館課表揚畧盡竊謂
議易名于今日未有逾於先生者也一爲興化胡

心安先生名獻先生事親敬謹人有戲之者曰汝
父怒汝卽日夜請罪父以戲解之再三方起居室
相敬如賓無惰容媒言中弘治丙辰進士選庶常
改試御史時戚畹張鶴齡兄弟恃勢橫甚人莫敢
撻先生以試職上疏直糾蒙詔獄廷杖謫湖廣藍
山縣丞尋陞河南宜陽縣知縣剛峭神明一塵不
染考課天下清官第一歷提學僉事憲副卒於官
有子一人赤貧骨立亡何死無子邑士民立專祠
尸祝之顏曰仰止先生自幼至登第處家處官矩
步不苟言笑不妄窮顯不改節至今里人喜譚樂

泰州志 卷之九
道之一爲林東城先生名春亦泰州人先生家貧甚嘗日中不能炊費米於隣不得行歌自若從王心齋先生遊聞致良知之說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唯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誦讀堅苦已如是舉嘉靖壬辰會試第一選戶部主事調禮部主客又自禮部調吏部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也而長厚清苦惟繩墨自立以母安人病癱臥謝病歸養則益恂恂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

走安豐就王先生叩所疑義有海安巡檢逆之屢日先生一蹇一奚巡檢呵殿而過其前先生爲遜立田畔物色之不得其起爲選郎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不亟謁供張又薄若不知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先生白太宰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居無何病一夕卒出其橐僅四金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守刺賻之錢以葬蓋自束髮至易簀未嘗一日不講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家只餘數椽蕭然四壁里人今猶思之

一爲宗方城先生名臣亦興化人先生詩文絕世
海內推爲才子至今騷人墨士幾欲向百花洲而
憑弔焉顧先生志行相尙不獨文苑其在比部也
時楊忠愍公橫死先生與王弇州輩經紀其喪哭
之以文柄臣切齒特爲主爵者所知其在銓部也
門無襍賓心淡如水司功管外計所斥黜任怨秉
公人莫得見其面自是側目者衆柄臣乃擠之外
其叅閩臬也丁倭寇入會城諸監司各守一門先
生得西門會報寇至各門俱閉百姓號哭不得入
先生開西門坐詰而入之復檄壯士有不肩薪穀

而入吾西門者不得納蓋先生度人聚無食用必
亂故人各持所有以入所全活以數萬計而又撤
城上兵廬曰兵不雄之行間而雄之屋上哉激守
陴者決死戰閩竟以無恙尋卒於武夷止止庵中
易簣時立占三絕句而逝閩人歌思之不衰郡邑
遍祠於學宮武夷山專祠焉亦無子一爲通州顧
冲庵先生名養謙先生舉嘉靖乙丑進士時李文
定公在政地館選且屬意矣先生顧雅有劉忠宣
張簡肅志考選日避居西山已乃除計部歷滇閩
粵浙勞勩爲多其部杭嚴會陰賊馬文英煽搆辱

撫臺率七隊陳德勝輩橫行鼓亂衆莫敢誰何先生不動聲色密授方畧於防訊不移時立捕文英等九人斬以徇遂單騎入營召譁卒前語之曰若等法當死吾第坐首亂餘貫不問一軍懼伏後督遼左撤封貢酌市欵修屯置壘至親犯矢石擐甲登陴以先將吏嘗從數十騎按小凌河猝遇幾十萬先生開門張蓋手取卮酒飲不輟驚愕逸去卒設伏擊斬無算尋進位少司馬以雄才大畧稱焉此外又有淮陰丘震崗先生名度先生涵養深厚世味淡然自司李迄光祿卿俱廉惠有善政

而其矻然大節尤在處御史劉臺一事旣忤江陵相旨深恤劉御史之父復絕口不言德其古直有爲人所難者先生雖非揚產乎第淮紳已蹙然足音而從子可孫又溘然朝露倘不爲拈出以掩遺芳尤直道之所不敢出也諸先生音徽未沫月旦同推况已經奉旨下部職等輒敢掇拾見聞以質公論唯名公俯採焉

請謚名賢再揭

劉萬春

州人武選司主事

職等昨有應謚名賢一揭爲王心齋胡心安林東城宗方城碩冲菴丘震崗六先生而發也其芳躅

懿行畧具前揭業已達之當事名公以備採擇矣
揭內止於六先生者蓋因世遠人亡公論以久而
定故掇拾遺事用光盛典此外尙有忠肝蓋世如
凌僉院儒清操絕俗如劉職方永澄學守俱粹如
王吏部納諫皆熙朝之俊特千秋所景仰者也祇
以蓋棺未久宿草猶新雖切一念之秉彜少俟將
來之蒐集數年之後當有起而昭揭之者矣

天啓三年九月十九日

而共濟於大濟武亦盡時史隱憂一專對許五刻

崇禎六年二月六日
工部為
報歲修
高堰堤
工錢糧
事臣前
河臣朱
光祚曾
有分黃
導淮一
疏內議
武家墩
開洩之
故關淮
西地方
之利害
最大須
總河撫
按會勘

江北在京鄉紳合懇塞高家堰疏畧

為

祖陵關係甚大開浚利害宜審謹效愚忠仰祈聖
明採擇以鞏萬年大業事小謹按高堰者北當淮
泗之冲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
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
水數仞建甌之勢也東南保障全藉此一堰是豈
可輕議開洩者善乎河臣朱光祚疏云以三丈之
水勢灌千里之下流仰受既不能容俯又不能
洩數郡縣不胥而魚乎此不易之確論也近日建

的確由今觀之則武家墩亦高家堰堤名之一闡尚且修之開豈易言相度各官遠稽近考誠不可不慎也

議諸口以錢糧不敷工料難集欽限三月踰期未完民間之田尚沉水底東作失時西成何望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之水滔滔東注將高寶一帶漕堤蕩為湖海運艘挽捧無路則數百萬漕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皆湮沒煮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將問之水濱必至冲壞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則數百萬國稅誰為輸供况開濬諸費業委水衡于逝波若待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塞又不知費朝廷幾巨萬金錢

如是而國計民生甚不便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是何可不為之深思也議者又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何以設三閘也臣等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議埋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為數郡民生漕鹽國計關係匪輕抑亦審于形家聚洩之理有利于蓄而不利於開其為祖陵地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

求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哉臣等生長淮
泗之鄉沐祖宗數百年培養習知地方利害之源
輒不勝鯁鯁過慮而共攄其愚忠如此刻此

崇禎六年三月四日

夫聖王治天下必先慎乎農而後入國為
其開墾之自商周之十餘年以迄於宋
限而後墾三則出五等查高祖自世興以來於未
量而西不為之為思也蓋昔又曰高祖時不西開
今一舉而田並漲幾盤焉乘兩帶幾十民練土靈
收委而國恃另止甚不虞突國來根則半亦東商

申文

本州鳳陽倉米申文

萬曆二十年三月 陳應芳

申為州疲賦重飛糧併累比例懇停急救民命事
奉本府帖文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批狀據
本州民丁濱等告稱揚州十郡邑共糧二十二萬
泰州該六萬七千餘石盡出下鄉湖蕩田地近遭
減闢分水下流漕堤時常崩潰十年九災糧差賠
累春不得耕秋無可熟財盡民窮毒苦萬狀禍由
嘉靖三十年間江南省屬凶荒將應納鳳陽糧米
五萬四千石飛派本府各屬承替辦納以待豐年

歸復本州加米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升逐年賠解流禍刺骨累死厥遞陳遵黃九龍等七十餘命先萬曆七年高郵寶應興化於均田大造之時具告前院各蒙停徵一半單卷存府獨有秦州田沉水底不能丈報未蒙蠲恤等情蒙批仰府查報備蒙卷查前項鳳米先為丈田畝清浮糧以甦民困事奉例丈田均糧高郵州停徵十分之六興化縣停徵十分之五寶應縣停徵十分之三今丁濱等告將該州鳳米比照前例停徵一節是否與例相合事干糧合行查議為此仰州官

吏照帖事理即將告民丁濱等行提到官細查所告萬曆七年均田之時該州果否田沉水底未經丈報蠲恤今告停徵應否與前例相合逐查明白具詳連人解府以憑覆覈轉詳施行奉此遵依行拘告人丁濱等審問問據槩州老人里遞柴蘭等呈為極災地方飛糧積累懇天比例申停以甦民害事內稱秦州地濱湖海自隆慶三年黃河夾淮破漕潰堤傾注高寶興泰四州縣萬曆九年田之時該高郵寶應興化各申水患告停浮糧蒙各院道勘議該州縣起京額糧例難蠲免而鳳陽倉

代納糧米委應減停酌以水患重輕量爲停徵分數各有卷證其時本州知州患病不親堂政兼以田沉水底又難丈量未經請恤遂致賠累迄今二十餘年無田有糧死亡逃竄苦不勝言今具告按院高爺登城閱水垂憫災傷出示行府查處議豁槩州疲困延望更生切思年豐之時可替江南代辦災傷之極卽額稅尙望改折而飛糧豈堪徵併但今下鄉一百三十四里田沉水底不辨疆界難施弓丈而計都指里除堪種田糧不開外積年拋荒上下鄉計田五千九百二十九頃五十八畝零

比三州縣浮糧田地更爲加倍伏乞踏勘查照前例申詳又據通學廩增附生員呈爲災傷地方額外代糧懇乞照例申停蘇恤疲困等情各到州當堂審據萬口一詞各稱前情無異猶恐不的隨揭查各年坐派鳳陽倉糧米緣由除該房卷宗年久泡爛無存外止查得嘉靖三十五年卷一宗坐派本州鳳陽倉米二千二百八十四石四斗四勺六撮嘉靖二十七年卷一宗內開本年有收二分例徵三分共五分坐派本州鳳陽倉米六千五百五十一石七斗一升五合八勺九抄二撮後不知何

年起不論災傷坐派本州鳳陽倉米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升又查得萬曆九年八月分奉府帖該奉撫按道劄該戶部題爲丈田畝清浮糧以甦民困事備仰本州一體清丈該本州前任知州吳道立備行各鄉耆老保正厥遞等各役呈稱本州田地先於嘉靖二十一年清丈明白錢糧不失原額無容量丈目今下河一百三十五里自隆慶三年被水滄漫疆界無辨十三餘年毫無耕種田雖送人無人肯要小民節年賠賤錢糧苦不勝言原因水災之故非出稅糧不均告乞轉達免

量以蘇民困等情到官覆審相同轉詳批允免丈報部訖今該前因該本州知州游一面集同槩州里老親詣各鄉田地逐一踏勘一面移關高郵州興化寶應縣弔取原日一應文卷去後該本年三月初十等日踏勘過上下二鄉田地今水淺堪以耕種者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二頃九十畝五分內起鳳陽米五千五十石八斗五升一合其見沉水底自隆慶三年至今不得耕種者共計荒田二萬五千四百七十頃七十畝內起鳳陽米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六石七升九合俱各取有里遞柴蘭等

甘結在卷

續於本年四月據高郵州與化縣關送文卷到州內開俱為丈田畝清浮糧以

縣民困事俱奉府帖轉奉撫按道劄據高郵州申

稱本州田地止丈過高阜處所九千六百一頃二

尺至五尺尚有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頃見今水深二

尺至五尺不等難以施弓候水退地出清丈另報

申乞議處等因又據興化縣申報稱本縣田地見今

水勢渺漫置足無地先經申報免丈今查各里田

地水深一二尺已經種蔣者止得一萬一千四百

七十四頃二十五畝水深三尺以上不堪耕種者

共計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七頃八十一畝五分申

乞併為議處等因俱蒙撫按具題戶部議覆除各

州縣漕糧等項仍當全徵外其鳳陽倉糧本府倉

糧與各州縣倉糧俱係存留本處官軍糧餉之數

歷年災傷有派無徵近將本地商稅權宜抵補那

前發後亦足支持暫議停徵少寬民力仍照營田

事加督責掌印治農官將水荒田畝設法開墾以

漸加徵高郵州原派鳳陽米四千五百六十一石

四斗二升今停徵米二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二

升興化縣原派鳳陽米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七石四

斗七升今停徵米六千八百一十二石五斗一升

二合賈應縣原派鳳陽米三千六百二十石四斗

六升今停徵米一千九百八十九石四合俱經題

奉欽依備行各州縣遵照訖除寶應縣文卷未到

然事體亦大畧相同惟蓋因彼時申報免丈之後

獨本州未蒙分毫蠲恤

知州吳道立適遇患病未及會同高郵等州縣申

請議處以致本州節年不耕之田照例全徵委屬

不均使後水平田出耕種成熟百姓亦自相忘於

無言矣奈何二十餘年猶然如故見今湖堤再决

水勢瀾漫阡陌沉於井底愁嘆深於望洋民窮剝

骨逃移且盡景物蕭條殆不忍言士民赴愬委為

迫切卑職蒿目憂心切照糧因田派本國家惟正

之供田廢糧存實地方切骨之害民害宜恤正賦
難捐揆之今日誠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也所據民
人丁濱等告稱前情雖江高飛糧難以更易惟以
嘉靖年間鳳陽存留之數較之則遞年酌爲坐派
止六千五百有奇今時一槩全徵至一萬九千以
上不論災傷不爲增減積逋難於取盈災民困於
迫併誠爲疾苦迫切有不容不亟爲議處者況高
泰寶興兩州三縣壤地相連災沴一體彼三方久
蒙浩蕩之恩乃本州獨抱向隅之泣宜乎萬姓嗷
嗷歸怨前官失申而迄今爲之不平也因時

比例陳情蠲停之請委與相合儻蒙覆覈速賜轉
詳具奏查照高郵州并興化寶應二縣事例將今
踏勘過水灘田數除漕糧例難蠲免外其原派存
留鳳陽等倉糧米暫議分數停徵待堤固水平之
日仍照營田事例着掌印治農官將水荒田畝設
法開墾漸次加徵務足原額暫舒目前之急永惟
後日之圖國賦民生兩有攸賴矣

本州均糧申文

萬曆二十年四月

申爲公務事抄蒙欽差整飭淮揚海防兵備按察
使張憲牌該蒙欽差勘議河道工科右給事中張

憲牌前事本科看得高寶興泰均爲下流受水之
區據泰州興化士民所稱則糧又獨倍於他州縣
及查興化額糧則爲地者二萬四千二百餘頃爲
糧者五萬五千餘石維揚一府共起運米九萬七
千而興化則三萬二千及查他州縣每地一項起
運米有一斗三四升甚有二斗七八升者而興化
則每頃起運米一石三斗五升是十倍五倍之蒙
數也事屬偏苦合行該道查議以便酌行等因
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卽查
該州田地視他州縣果否相等額課果否偏重該
州水患視他州縣亦苦爲何久未調停論經久之
圖應否通融揆派論拯援之權應否速爲改折備
冊查議明確通將始末有行文卷具詳卽日申來

以憑覆覈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該掌印知州
游查得本州一百八十七里該田地三萬九千四
百三十頃六十畝五分除上鄉五十三里坐庄止
五千三百七頃七畝五分額科麥豆不計外下鄉
一百三十四里坐田三萬四千一百二十六頃五
十三畝三分額科秋糧米五萬六千三百八石七
斗六升五合五勺每頃計該米二石三斗一升七
合七抄內起運漕糧正耗共四萬三千九十五石
一斗六升每頃該米并二六輕齋其一石七斗五
升三合七抄夫揚州一府起運不過九萬七千而

本州則已四萬三千有奇矣本府各州縣田地每頃起運極多不過二斗七八升而本州每頃則已一石七斗有奇矣此視興化更重而偏累獨苦之情有十倍於各州縣者自隆慶三年遭罹洪水及高寶邵伯各湖建造減水閘座之後前田年年沉於水底而前賦歲歲徵收如額以故本州百姓凡有田之家無不貧窮徹骨逃亡接踵會不若逐末游惰之民反無賠糧切身之累與言至此誠可痛哭流涕顧國賦不可以輕捐民隱無由以上達理數已極窮變當通今日科臺目擊民艱檄行酌議

蓋災疲地方不啻生死而肉骨也卑職仰承德意再三思維則有數說焉

以備採擇為照有田則有租泰州錢糧所以獨重於

他州縣者謂其田坐水鄉稱沃壤耳今沃壤化為沮如不復可耕而糧仍偏累是使不耕之田輸有常之賦非大破拘攣之議盡為蠲減之圖則一方民生終不可濟此一說也係廟堂浩蕩之恩然而不敢望也其次則莫如通融均派蓋錢糧分數起運重而存留輕起運急而存留緩今各州縣以歲歲有收之田大半派存留而本州年年不耕之士大半派起運今非昔比偏累何堪謂宜就本府起運九萬之內均攤三州七縣之中以存留各倉之糧均增泰州興化之額此一調停轉移之間而災民稍得沾通融均派之惠此一說也所謂經常之策然而不能不取諸彼以與此也又其次則莫如比例改兌興泰一體被災然興化自隆慶年間築有長堤一道隔住泰州之水使不得急洩每歲邵伯湖決及減閘諸水泰州屯宿獨先而宣洩獨後故連年泰州受害視興化尤慘然興化起運三萬

有奇俱係改兌本州起運四萬以上俱係正
每年二六輕齋比興化多派至三千八百餘
本州不得與興化同論災也不均更甚謂宜比照
興化改兌事例一體矜恤則寬一分受一分之賜
此又一說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夫百姓包不耕
之稅而朝廷施改兌之恩糧不失額民得昭蘇揆
之事理無儻蒙酌議就此數說之中定爲畫一之
計破格題請則子遺之民可望更生而受人之牛
羊爲之求牧與芻者亦得藉手少効其區區之願
矣

本州宜陵壩申文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

申爲急救民害事抄蒙欽差海防上司楊案驗該
蒙欽差漕撫軍門李批該本道呈詳犯人黃仁等

招由蒙批各犯俱依擬發落黃仁馮仁桑坤俱於
該鎮柳號一個月餘如照實收繳蒙鹽院蔣批依
擬黃仁等贖決發落實收繳山洋邗口仰該州如
式築砌完報備帖行州蒙此卷查先據民人葉政
蔣敏等連名告稱江都泰州上下兩河田地接壤
高卑懸絕河防盜決害切剝膚下鄉田沉水底控
告無路勢若倒懸豈意近被宜陵鎮罔利奸豪故
將山洋河赤蓮港徐家涵子三處私開大河擅通
商貨偷放私鹽致水下衝不分晝夜民田盡被滄
沒春耕無計可施泣思河口雖屬江都水勢悉滄

秦州田既沉水糧從何納利歸二三奸猾害盡槩
州生靈等情具由申詳去後備蒙府帖奉此又經
卷查先蒙本府江防同知李信票爲異常大變蠹
國殃民事該蒙欽差巡撫軍門李批據本廳呈詳
民人李時告塞灑口緣由蒙批准照行繳蒙此仰
州即便出給大字告示曉諭宜陵等處及上河一
帶灑口小港行令水利官盡行閉塞不許水往下
流上河洩水仍有舊通芒稻白塔等河流洩務使
田禾有望國課無虧仍俱甘結申來等因蒙此隨
該本州知州李責令里長葉政等協同匠作蔣成

等親詣山洋河等壩口三百眼同估計椿木石塊
工價數目冊報在官先經本州設處銀四十兩批
差石匠蔣成前往江南地方採石運至河口興工
築砌續據蔣成呈稱山洋河壩已經載石興工爲
黃仁等攔阻口稱奉工部歲修發銀開闢孤匠難
敵衆棍只得呈明等情又據葉政等呈爲減憲殃
民事政等蒙臺分付遵奉院道明文築建宜陵灑
口至鎮仍被黃仁等攔阻不容建造口稱見奉工
部建闢院道何足憑信等情到州誠恐不的隨批
差民壯馬時牒行該縣許王簿切照本州遵奉撫

鹽兩院明文築砌涵口以防患該廳奉何明文
築造新閘等因去後續又據本官牒呈承准本州
故帖奉本府帖文抄蒙撫鹽道府該批本州申詳
備蒙故牒到職准此卷查准本縣故牒爲覆勘三
十二年歲修工料錢糧事抄蒙工部道府河廳批
允備蒙仰縣轉牒卑職遵依行催椿木石塊起派
本鎮地方夫二百名積土親詣山洋河督率夫匠
興工間續准本州發石給示差人至彼動土興工
卑職隨即停工間因到州申議問又蒙本府管糧
帶管河道通判李信票抄蒙欽差南河工部郎中

顧批據江都縣管河許主簿呈稱案蒙通判趙信
票蒙本部并欽差海防副使楊憲牌依蒙將本年
歲修工程奉文詳議改建山洋河石壩合用工料
錢種造冊呈來覈實轉報隨經行催椿木石塊親
詣宜陵鎮山洋河督率起派本鎮地方人夫打築
間續據該鎮保正薛能稟稱蒙發椿石打築山洋
河壩今有泰州告示亦裝石塊差八到鎮本月二
十五日興工理合稟明等情據此看得宜陵鎮山
洋河迺江都地界本鎮相離六十餘里本縣所轄
直抵斗門過宜陵尙該四十餘里而山洋河居宜

陵鎮之東屢蒙上司行職築塞蓄水濟運卽該卑職遵行並未干及泰州今本壩泰州旣欲改建則河道亦當屬於該州若不呈明恐將來推諉等因蒙此修築河堤自有分土且應修工程尙多遷延而此獨爭先建造何耶豈其中別有說乎仰河廳查報等因蒙此看得宜陵山洋河地方原係江都縣所管設有土壩一座屢被奸棍私放船隻已奉各上司詳允動河工銀兩改建石閘行委該縣管河許主簿興工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州卽查該州奉何明文在彼修築石閘因何不行

申明本廳擅敢興作查月星速申來立等轉報等因到州蒙此該本州知州李查看得黃仁等故決河防鄰國爲壑蒙本道轉詳奉兩院批允責成本州築堤者蓋防仁等奸計百端籍此可一勞而永佚本州不惜數百金之費拮据就理者念槩州百萬生靈之可憫豈是越俎而代庖今日宜陵地方不係本州所轄是矣乃院道詳允豈其不鑒及此而輕徇卑職之請乎至於漕河之說殊屬無謂宜陵隔河五六十里而遙自有漕運以來編派歲修錢糧曾有波及宜陵地方而費工部南河之財力

載入成議者乎不其然矣

更有異焉者聞之與壩

施也壩以界水謂其限隔不相通也所以防上河之水洩於下河爲民害也不得已中開一洞口蓋謂壩以內有兩岸高田引水灌溉故兩利而俱存爾今一旦借漕河之說改建爲開何名也哉姑無他論卽舉淮南漕河建開之利害而折以理焉如南則瓜儀之有開也謂其通江也如北則清浦之有開也謂其通淮與黃也以故典司有官守啟閉有閘夫謂其通漕繫國家咽喉之重也今欲以民間引水溉田之一洞而公然冒動河工歲修之錢糧倡議建開借名利漕誰爲典守而特設之專官誰編工食而歲給以夫役若瓜儀清浦之建置也者由斯以譚奸民黃仁等之肺肝不俟其言之畢而已如見矣蓋彼以此河久擅爲利一旦因本州之奉詳有此舉也無從抵塞百計夤緣圖遂壅斷之謀以填溪壑之欲儻此開一建則啟閉任其自裁私鹽乘夜半以往來何由禁戢船隻借便道而通利何所稽查而水勢愈大滔滔建甌海陵一捧力之田六萬之賦皆將爲池爲沼而不可救已

誦工部批駁一則曰應修工程尙多遷延而此獨

爭先一則曰修築河堤自有分土豈其中別尙有

說蓋已明見及此而黃仁等奸謀秘計盡行敗露

不勝嘆服何容置喙但念憲詳久閣民害未除食

息難安不遑寧處查得萬曆壬辰前任吳知府曾

爲築塞矣曾不數年而黃仁等漸爲埋沒又不數

年而告稱充行公然給帖行險機關牢不可破卽

今憲墨未乾工力方舉仍敢阻撓至此假公濟私

巧爲欺誑卽斯故智長此安窮若不及今申明是

坐視咆哮之虎狼而甘心魚鼈乎蒼赤者也父母

之責謂何也擬合稟請俯照原詳嚴行築砌如式
庶憲詳不致久淹奸計毋得復逞上禪國課下濟
民生世世不朽

通學告兌糧呈 嘉靖四十年二月 陳應芳

秦州儒學廩增附生員劉嚴張愛鄭浙等呈為兌
糧坐派不均賠累乞速改正以除積弊以甦民困
事竊照揚州一府所屬高郵等十州縣原額秋糧
米共計二十一萬八千九百有零每年額設起運
起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本府每遇徵
收之時各照州縣之原額分派正改之多寡歷越

既久未聞變更如秦州原額秋糧五萬六千三百
石以數計之當一府總糧四分之一以兌運言之
該派正兌一萬五千之多比之隣境獨為加重苦
於定額不敢告辭先年本府分糧俱照舊例公派
或歲凶而為之量減或歲豐而為之量加雖有通
融之時不致偏累之甚百年奉例輸納見存由票
可查近自嘉靖三十年後驟加本州正兌米二萬
九千六十一石不知何故派單到州百姓驚駭即
時具告有案在房不意此後連歲倭警地方有事
之秋因仍不改歲為定例迄今一十餘年受盡萬

分困楚纒一通查始知爲興化盡行改兌苦泰州
盡坐正兌各州縣正兌仍照舊額不爲興化而代
賠各州縣改兌因得通減反借興化以攘利獨厚
一縣偏累一州切思一府正兌不過六萬石本州
一處獨當其半八州縣共分其半一府改兌不過
三萬七千石興化獨得三萬九州縣共得七千其
偏重不均之弊不應什百千萬之殊若三十年以
前原此額派則亦何辭今不係原額一旦加徵彼
八州縣種輕糧之田乃夤緣以減改兌之輕稅泰
州同興化之水反額外代彼正兌之重糧有天無

日不均之恨何自而平也況連年大水顆粒無收
人戶艱難逃移過半私累本分之糧尙恐輸納不
訖再加額外之派豈能須臾可活巖等久抱向隅
之悲深切呼天之痛激切陳情萬不獲已伏乞軫
念疲敝之極大開蕩平之塗查算州縣額例國初
迄於嘉靖之年原無偏重一旦變更萬民貽害懇
復原額務使公平各守成規永無紊亂庶常賦之
供人心悅服於無偏而垂死之民性命稍全於旦
夕矣

槩州告永折呈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

秦州志 卷之九
秦州里老細民葉政丁濱等告爲一方極天冤枉
匍匐控籲懇乞垂恩急救百萬生靈事竊照秦州
田糧坐派秋米五萬有零盡屬下河在高寶邵伯
湖堤之內地形如釜每遇堤決并減閘水灌盡行
泮沒與興化一望共成汪洋譬之人身高寶爲入
水之喉興泰爲灌水之腹自隆慶三年以來堤無
歲不決閘無歲不減田沉水底民窮刻骨死亡投
竄十室九空節蒙上司憐憫凡遇捐賑與高寶興
化一視同仁節年成案歷歷可查今年洪水泛溢
十分災傷已經委官踏勘申報在卷日望恩惻如

無買米包賠之累僉點無鑽營巧脫之奸差舍無
守提橫詐之擾衙門無需求使用之費厥里無鬻
產賣人之苦解役無久淹囹圄之慘吏胥無侵欺
那移之弊官司無催科政拙之議一轉移而八害
盡瘳萬姓永戴洪恩於不朽災疲斃子之倒懸可
立解矣爲此冒昧奔天催告

秦州嚴里控南河工部塞河呈

代

呈爲懇恩敕塞堤閘以裕漕政以全農務以安民
生事切照天臺所轄南河自邵伯至灣頭一帶舊
設有減水八閘啓閉以時旱澇均濟利歸蜚輓澤

崇禎四
年十一
月

秦州志 卷之九
三五
遍黔黎一向堵塞已久今年四月蒙仁天軫念旱
魃爲災命啓八閘開渠放溜以救高寶興泰四郡
枯苗此意甚善不料開閘之後忽遭洪水天行肆
虐人事何尤又查最爲下鄉民受害者邵伯南首金
家灣地方原築高閘內堤以阻上流衝決比時近
灣奸民因利乘便洩水灌田突遇大水橫流遂至
衝開二十餘丈奈秦州地如釜形百里盡沉水底
此尤吃緊更爲禍源念今年之西成旣已無望將
來歲之東作尤屬可虞若不亟行堵閉則秦州六
萬七千之漕儲從何取辦秦地滄溺未盡之子遺

何計聊生再照減水八閘俱燦列河濱萬目共見
惟金家灣一堤原在入裏地方上臺不能目擊小
民皆不能知近日秦州災黎親詣踏勘方得其詳
至今水勢猶高九尺建甌無異剝膚可憂伏乞天
臺大開惻隱盡行堵塞上全國課下救民生激切
哀懇上告

秦州版里告塞金家灣呈

代

呈爲籲電水患根源亟塞堤口以全國課以救民
瘼事切照金家灣一堤在于邵伯之南附近灣頭
濱東塘路入裏地方舊設此堤以捍上流之水逕

趨芒稻河以注于江而秦州下河藉此以免滄沒之患蹇自崇禎四年大水橫流近灣居民盜決二十餘丈奈秦州地形如釜以致淮黃之水悉從此處勢若建瓴奔流東注接遭五年洪水相仍竟以秦州爲壑不復歸芒稻河矣迄今金家灣堤衝決至四十餘丈秦州下河一望巨浸滔天百里田沉水底哀此子遺疊罹滄溺枵腹兩載老穉化爲溝瘠漕糧盡付水濱今則東作當興糧田滄海若不亟行堵閉何以急救倒懸但此堤屬江都所轄地方於秦州爲剝膚之災在鄰封有秦越之視今闔

閭文首列碑記以彰舊蹟載錄疏揭以揚前徽文獻足徵矣雖然文不關世教雖工無取故次及喫緊公移又及陳罔卿應芳下河圖論與劉大叅萬春正續竈糧考然皆淋漓感慨情見乎辭詩不云乎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知是編爲告哀而發者其於嘉惠子遺思過半矣按甲辰舊志載有罔卿論著尋爲癸亥志所黜俾後之憂民者何所折而衷焉今特表而復之

王騶識

論漕河建置

以下俱陳應芳

圖所列南起大江北抵山陽漕河形勢大畧也漕

河惟揚州城迄揚子灣一帶可四十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伯鎮而北內外東西則皆諸水所匯而外自高寶內迄興泰鹽城地形窪下其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跡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匯而爲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儀以達於江爲南北通衢隄以東畫疆爲田因田爲溝高泰寶興鹽五州縣聯絡千餘里而遙而五州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各湖以豬之有廟灣石埭等海口以洩之不爲田潦具稱沃壤矣此前代之所疆理而歷世因之不能

州父老子弟亟圖捍禦靡愛髮膚議照泰州民糧五萬石每石釀銀一分共湊銀五百兩計同心千萬人樂輸金錢競勸畚插但未奉批行難資彈壓伏乞天臺上念漕糧緊急下念萬姓嗷嗷急委專官董理工程及此春初速將金家灣堤口并江都沿河徐家涵子山羊涵洞魯家溝河馬家灣河涵洞張家涵子泰州九里溝河共六處勒限堵塞其于國計民生有攸賴矣爲此激切哀懇上呈

五國特列主南郊陳突然地地為地京縣生呈
匪是來西于秦州六里散而共說表博則滋表
部何翁來西于山羊孫師魯來西而西來西
官董野工路又北春味數銀金案營與口長政
為子天嘉土念斷斷繁急不念萬救地之京交
萬人樂解金錢造博台醉卧未春地百難資戰
近萬不地不難地一食共秦慶正百兩情同以千
做父未千策西圖界樂樂愛愛歡歡樂樂表以
三

易者也至國朝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咽喉要
害而礙利民生胥於此焉依顧不重歟夫湖藉以
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
壅遏淺溢之虞不然滔滔東注其有不決隄梗運
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內不使水得入而後田
之蓄畬也無淹沒漂溺之患不然混混西來其有
不傷禾廢耕者乎何也以五州縣之水溉五州縣
之田其漕也有限其洩也亦有限一遇霖雨尙爾
泛濫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成一海當
斯時也漕不勝漕洩不及洩數千里之內幾何其

不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縷縷其
線之隄者四百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脉係
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命而國本關焉故隄
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事阻而
淮南胥爲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所從來矣

古州隄與內不並水陸人而對田
論地方形勢與不然漕部東其存不夾則與戰

圖所列距揚州二十里許至楊子灣漕河東爲鹽
河專爲漕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
十里是爲泰州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

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
鄉司凌亭閣而北一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
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寶
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是起自泰州以
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
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塲草蕩河泊湖港則周
遭不下數千里而盈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
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爲
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
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

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鈞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爲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爲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汜光湖爲近汜光隄決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閘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閘以出而謂

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况大於喉小於尾閘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于腹也有是理耶

論廣陵田賦

圖所列田高下下者宜稻上者宜菽麥然而大江之濱湖西之坂漕渠鹽河之間往往引水鑿渠以資灌溉此所謂甚美高腴之地也不特宜菽麥而已廣陵之屬爲州者三爲縣者七南有儀真有泰興東有如臯又東有通州有海門厥土臯而且厚多前所稱引水鑿渠者是已湖決而東不相及也可勿論論其在圖者江都之賦米三萬有奇豆麥

秦州志 卷之九
稱是其在邵伯以下與秦州水田比隣而界邵伯隄決江都此地亦嘗被災矣然以通縣計之不十分之一而由瓜渚以接秦興則濱江也由楊子橋以至高廟則漕渠也由楊子灣以至宜陵斗門則鹽河也由黃子湖以至諸塘及西山等處則蓄洩無不利也故不得以邵伯一隅之害而并議四境膏腴之利然而邵伯之民猶然缺望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得不希當塗者一區別乎高郵西對天長寶應相與連壤高阜腴地多亦有之第最重者有下河白不應議及耳人亦有言江都美矣雖有邵

伯之災不以蔽其美何也美之地百而災之地一其數不勝也高寶災矣雖有湖西之美不以蔽其災何也災之地百而美之地一其數亦不勝也若秦與興則異是維揚之賦二十萬秦與興一州一縣者居其半彼三州六縣者居其半夫非以其地多水田偏宜稻也而特重之歟今田化爲沮洳而稻且屬烏有矣十萬重賦胡以供之然興化之不能供也當塗者蠲恤之疏屢上而逋負之誅常寬興化災民猶得延旦夕以冀將來平成之望而秦州則覆盆不白矣豈以興化不有旱地故以躋於

高寶而秦州不止水田可以比於江都耶不然矣夫亦未酌其分數耶論事者當考其原恤民者必關其痛秦州之痛不啻剝牀以膚矣試窮其源一相提而論上下二河足相當否滔滔汪洋止若邵伯之一隅否蕪蕪原野能如江都之四郊否以不耕之田供有常之賦將終不得擬於高寶興化三州縣否分數多寡可較而知也語具在後論中儻誠有若推之恥由溺之思懇懇然赤子其民不以秦越視之請一虛心詳察當不吝引手投足而亟求所以援之者矣

論田賦分數

圖所列南界秦興西界斗門東界如臯此三面故秦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稱腴壤可稻計科米三千九百石有奇而自兩岸入內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六千石有奇豆八千石有奇再內則仰瓦而下不三里盡下河矣北界興化則科米五萬二千石有奇此夏秋兩稅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上河止三千視江都之三萬同乎下河至五萬視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

都不得以一隅掩三萬秦州柰何以三千掩五萬也甚矣論災者不考於分數之多寡以因此一方而令不得其平也吁嗟乎冤哉若又謂興化無上河秦州尙賴有此三千石也卽大水爲患猶可藉手而豆麥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上下二河截然兩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之賦也漕糧兌運此三千石足乎豆與麥可充作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分爨久矣戶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貧而貧者役又獨重自非友愛之至欲強令富者

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井疆區以別矣錢糧各就地所產者派之假令一邑豐一邑歉而歉邑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強令豐者代歉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革秦州唐初爲海陵縣後又分爲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臯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專爲秦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內稍析爲如臯又稍析爲興化以故上下兩河秦州兼有之而其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維揚諸屬編戶定賦未有若秦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臯盡以上河

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秦州乃不酌其
分數顧令同類於如臯而不得比災於興化豈不
寃哉予特爲論著其事而又以錢糧額數分列於
下覲當路者考鏡焉

秦州編戶共一百八十七里

上鄉編戶三十五里 官民地計一千九百八十
九頃六十畝四分二釐 一科正米三千九百
二十九石六斗二升二合七勺 一科小麥六
千四百九十七石五斗五升三合七勺 一科
芻豆八千七百五十六石二斗一升三合七勺

以上稱上鄉圖所列三面旱地也兩稅之數具
是矣地之所獲者雖磽年之所遇者鮮歉獨畏
旱耳以是而槩比于下河欲望上之蠲恤是欺
也是不忠也第執上鄉之鮮歉而掩下鄉之常
災則寃矣先年丈田守謂下鄉糧重苦水欲通
融以下河秋米分派此中名曰爲下河減糧而
不知物土所宜各有定產此無米之鄉也而強
以米坐之甚矣其不通也宜其不能行也

下鄉編戶一百五十二里 官民田計三萬四千
一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八分七釐 一科正米

五萬二千三百九十九石一斗六升五合九勺
不以上稱下鄉圖所列北界水田也秋糧之數多
至此乎湖平則猶爲禾黍之鄉湖決則常爲汪
洋之海蓋近已十年而八九矣乃令不得與高
寶興同論災也平乎否耶查秋糧興化則五萬
六百七石五斗九升高郵則二萬九千九百八
十一石三斗四升寶應則一萬二百七十四石
二斗二升此一州兩縣之賦視秦州分數多寡
何如哉今論水止高寶興化而不及秦州何也
夫連壤而錯居其地同被之水又同編戶多而

錢糧衆則地益廣遠明矣地益廣遠則災益深
重明矣豈地廣且遠而被水反狹而近耶誠所
謂覆盆不白者也

論勘災異同

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
有異同豈當塗厚薄其間而秦州之民夫獨非當
塗赤子哉必不然矣此何以故則多所聞鮮所見
而見之者有所見又有所不見云耳何謂多所聞
鮮所見高寶當南北孔道使節之往來如織濱湖
苦水孰不流傳而興卽高郵屬邑言高郵則必言

興化矣此三方者固世所指名也而泰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何謂有所見又有所不見泰州之僻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以樓船從楊子灣入徒見兩岸禾黍穰穰洵美且都嘆賞不容口而安見江都泰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一望成湖也其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泰州往也而泰州之水安從見之然間亦有勘災之委官矣委官之入境未嘗一遍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通考也其以災報者往往雜於下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爲區別之也而興泰一體之

義又何自而得轉聞於當路乎當路且不聞矣况廟堂乎雖然顧當路加意何如耳請以已事明之登城而嘆隆慶三年有衡水傅後川公矣刻篆而鳴萬曆二十一年有烏程吳平山公矣以故兩年大水泰州得與興化共蒙蠲折之請民之仰之若嘉穀之有時雨也萬曆十四年嘗大水矣勢更洶於上兩歲者偶有當路從上河來父老羣聚而控之反逢其怒曰吾親聞兩岸栽秧歌聲不絕於耳若曹何自言水災也是誑我爲首者榜笞三十及如臯尹奉檄來勘而尹故善諛當路風旨州又適

同知署事時屆端陽方駕龍舟戲水上爲樂屬視如臯不爲禮尹怒而去報如前當路言是歲也水盡滔天興則改折泰則全徵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兒以供而民不堪命矣此見與不見之明驗已嘗謂名實者論之辨也利害者事之審也五州縣一爾高寶興有災之實而亦有災之名有災之害而亦有災之利不幸之幸也泰州同有災之實而獨不有災之名同有災之害而獨不有災之利不幸之不幸也下河水爲祟上河掩下河水亦爲祟何也當路謂泰州之幸有上河也而不理其災百姓

怨泰州之不幸有上河也而槩覆其災民隱若是苟一權於名實利害之辨尙其有痼瘼之思乎論正改漕兌

圖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顛末業已備具論中矣涿洞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日夜延頸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顧錢糧額派於縣官爲維正之供於百姓爲有常之賦則起運存留兩端耳起運如內庫上用及京邊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廩及地方經費是已數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柰何得輕言蠲大

農於四方奏報災傷往往急起運而緩存留而不
知存留之於地方卽起運之於京邊無得而緩焉
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徵也緩存留者虛文也然則
所望浩蕩之恩者何由漕糧之改兌改折是已何
言乎改折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補閏二六等
費計納銀一兩二錢有奇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
五錢止矣何言乎改兌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
水腳過湖等費計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
兌則加耗米二斗五升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
折之數年例若干漕司留以待四方不時之災而

改兌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相酌量調劑而
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以上者不
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兌聽之司府
就地方之原額爲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
不識漕計此其大畧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
被水漕糧盡從改兌矣改兌未已并改兌盡從折
色矣折色未已并折色又盡從永折矣浩蕩之恩
廣被於興化者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他方
同有是災者俾高寶漕糧亦盡從永折之例矣是
浩蕩之恩推廣於高寶者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

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於高寶也無怨也今田之沉於水也於興化非有疆界之別糧之出於田也於高寶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沉寃於覆盆而號泣於向隅也乎哉矧復使爲興化代糧抑又寃之寃矣請得肆言之維揚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石二斗二升於內額坐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爲例每糧一萬當得正兌若干石改

兌若干石此一定自然之數也以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年視豐歉爲例豐者加正兌減改兌歉者增改兌減正兌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徵輸之內寓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九萬七千起運之額以足國家漕運四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秦州額糧五萬二千有奇當得正兌不過一萬五千改兌不過九千二百而已嘉靖三十年以前此數未之或爽雖准通融之法臨時微有增減計於均平之法成數無不脗合各年派單由票府州見存卷案歷歷可稽也其後正兌忽派

至二萬九千六百視原額驟增一萬四千石而奇
矣改兌忽派止一千九百五十視原額驟減七千
石而奇矣懸絕已甚奉單之日靡不駭而且疑然
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
是年年因仍遂爲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以
一郡正兌六萬石而泰州至二萬九千是十分而
五也一郡改兌三萬七千石而泰州止一千九百
不十分而一也增正兌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
一萬六千兩多徵米九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
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顧不知漕規

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旨則必
有題奏章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十年以前不
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賦未見部文奉
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必
有所減此既蒙其害彼必蒙其利益嘗得其故矣
先是興化政府及第篤厚桑梓維時水災尙不似
今時之困然已力爲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兌
漕額盡三萬二千派於興化餘五千有奇派於三
州六縣爾夫興化旣以改兌易正兌則應得正兌
原額仍就三州六縣公分之可也三州六縣旣通

減改兌則應得改兌原額仍就起運正兌內遞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以興化一萬五千正兌舉而盡裁之秦州彼兩州六縣者正兌未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說也對興化言是秦州爲興化全代正兌也對各州縣言是秦州爲各州縣分代起運也揆之天理則不通質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蓋衆怒難犯加糧於衆邑則羣起而噪者必多殊費居解不如一邑之可欺也編戶之遠無如秦州也額數之重無如秦州也挈而與之足可掩覆不如

各邑之難敵也故興化宣言曰秦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路信之謂秦州真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冤之甚也蚩蚩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下河猶未沉水也民力尙未殫竭也耽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鴈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沉爾田矣傾爾家矣叫閭無自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能不追怨當時之首事者乎今夫富室兄弟之析產也一取數多一取數寡然而皆不失富也心雖不平而猶以富故不之較爾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析產

之多寡而求鳴之官也富室百姓之當差也前役原輕後役加重然而力尙可支也心雖不甘而猶以可勉支強應耳一或貧矣則豈得不追怨於輕重之不均而求脫於已也秦州今日何以異是糧非洪武之舊強代興化之賠興化政府所以爲興化則得矣其如貽怨於隣境何勢窮數極返本還原不當復秦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復也破格題請令兩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不其然則請當路親舉玉趾特詣秦州興化之境履畝而勘周詢而咨度焉地之高下同否田之

被水同否正兌之獨加於秦州順否收兌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之并代於兩州六縣是否然後以先年具題之疏及所以攤派之由的然示以當加當減之故毋使不知而暗賠曉然論以公平正大之理務令心悅而誠服卽雖不蒙一體蠲恤而亦可免退而後言也

外史氏曰秦自昔號澤國與高寶興化天水相連風飄直達非有涯涘可施牽挽余數問渡於此是以知之而州治南面獨據上游外鑿漕渠以一衣帶水通蜚輓之利卽巡方直指從上河來入茱萸灣東走如

秦州志卷之九
三州縣均望復租之惠尙可諉曰非距心之罪耶試
激水罔利而一切莫之省憂沉璧無能高岸爲谷竟
乘下河五萬三千之漕糧於沮洳一壑而猶不能與
之責乎甚至最剝膚者金家灣一堤歲被土著盜決
蒙齧折而秦州之題災獨不與撫按之責乎抑監司
岸禾黍芄芄黃雲被晦而忘其非秦州者矣況可責
之輜軒過化者乎今下河歲歲苦陽侯高寶興歲歲
自守土者傳舍其官秦越相眎有習覩萁灣以東兩
而止南迄秦興僅二十里而止其爲上河析壤幾何
臯通州者是而不知其賜履西迄江都僅二十五里
墊之慨云

今問卿而在不知又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余
故鬪水鄉圖而并論次其說三復低徊以志其咨昏

墊之慨云

